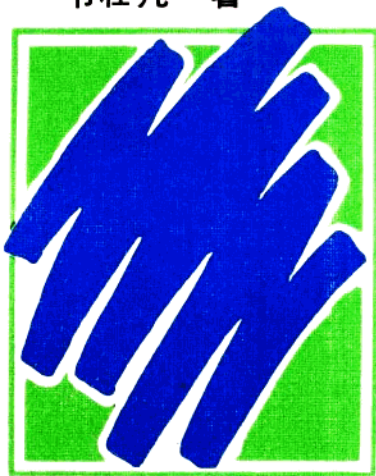


广西戏剧家丛书

WEILIAOJI

泥马泪·喜事·没有结束的审判

韦壮凡 著



未了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近照

目 录

序.....	周民震 (1)
没有结束的审判 (话剧)	(3)
泥马泪 (八场古装桂剧)	(85)
烽火黎明 (十场桂剧)	(127)
救母行 (桂剧)	(197)
山里红 (桂剧)	(221)
喜事 (八场彩调剧)	(239)
田家满卖瓜 (彩调剧)	(313)
百年大计 (桂剧)	(335)
后记.....	(361)

序

周民震

在广西为数不多的剧作家中，经历了“文革”前后两个历史期间，并且成绩斐然，都有佳作问世者，恐怕为数不多。壮族剧作家韦壮凡则是这“为数不多”之中的一位佼佼者。

有人把戏剧创作视作是“下地狱”的工作。其意不仅说此项工作的艰苦，且有几分“可怕”。但世上也有甘于“下地狱”的人，韦壮凡就是这群甘于“下地狱”中的一个。他本来可以有更好一些的工作，用一句时髦话，叫做活得更潇洒一些，但他却痴情于此。于是，一干就是近三十年，既使有了“一官半职”，仍眷念不忘，苦苦追求。终于感动了上帝，他从“地狱”中摘回来了一个一个丰硕之果，这本《未了集》即是这些“地狱之果”的代表，这既是对甘于“下地狱”者的勉励，更是为广西戏剧发展史留下了近三十年来一份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供果。

韦壮凡创作极多，但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仅是其中上演或发表过的一部分。早期的作品也仅收了一些代表作，如《田老满卖瓜》，即是1964年全区现代戏会演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剧目。它如《山里红》、《百年大计》、《夫妻行》、《黎明烽火》等，虽然在思想上难免受到一些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但其主导方面仍然是健康的、社会效益是好的，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所赞所颂的是一种一心为公、无私奉

献、乐于助人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 精神境界，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韦壮凡在戏剧创作上更臻于成熟、老练和深沉。1979年，在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创作的大型话剧《没有结束的审判》，是成熟的肇始。“文革”前后，社会上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给了作者许多深思。作者期望公正，期望人性的回归（如张泉的忏悔），但审判终于未能结束，而戏也终于未能再演下去。这正说明了作者向深沉迈进了一大步。又如《喜事》一剧是在1981年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剧本奖的作品。作者从农村现实生活中“光荣村”成为“光棍村”的喜剧——实际上是悲剧的氛围中，较早地提出了在农村建立联产责任制的问题。再如1986年广西第二届戏剧展览会期间，韦壮凡与他的同事们合作的桂剧《泥马泪》，更是通过一个悲剧性的民间故事，并不肤浅的停留在对于人物的褒贬之间，而是深刻的揭示了一个历史性的、国民性的大问题，即对于神的“迷信”已成了国民性格形成的主宰。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大手笔”，足见其功力之深，已非当年“田老满卖瓜”时代了。

韦壮凡正当壮年，前途无量。但今后是否还能在繁忙的公务中拿起笔来，确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多了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也许剧坛就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剧作家。这点，我是深有所感的，但对于这位从来不安现状的老韦，我是寄予期望的，也是充满了信心的。这本书取名《未了集》，其间虽有作者较为喜欢的《没有结束的审判》之意，但更多的是作者的自勉和自强。这仅仅是第一本集子，而且还是《未了集》。

六 场 话 剧

没有结束的审判

人 物 表

- 于 澎** 年近五十，市检察院检查科长。一位深受“四人帮”迫害的司法干部。
- 李淑兰** 四十多岁，商业部门一般干部。于澎的爱人。
- 于 萍** 二十六岁，某剧团演员。于澎的女儿。
- 张 泉** 二十九岁，某化工厂职工医院医生。于萍的恋人。
- 李淑瑛** 五十岁，化工厂党委书记。市委常委。李淑兰的姐姐、张泉的母亲。
- 冯云涛** 四十多岁，化工厂党委副书记。
- 苏 惠** 三十岁，化工厂女工。
- 侯宝生** 二十九岁，化工厂工人。当年苏惠的追求者。
- 四 婶** 六十多岁，寄居在张泉家的近亲、家庭妇女。
- 哈同志** 省委干部、四十多岁。
- 岳志君** 原化工厂工人，苏惠的爱人。在押犯人。
- 周敬元** 原化工厂厂长、出场时年约五十。

市法院工作人员

民警 甲、乙、丙。

工人群众若干。

序 幕

〔帷幕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歌声中徐徐拉开，它将人们带回到“史无前例”的年代。

〔整个舞台一片漆黑，灯光渐渐亮出一个表演区。

周敬元背向观众；张泉臂带“革到底”红色袖标，持手枪伫立其后。

张 泉 （厉声地）周敬元！周敬元！你听到没有？这是生与死的选择，给你最后三分钟考虑！

周敬元 （泰然地）我一分钟也不要。

张 泉 你………你知道吗，收藏林副统帅的黑材料，要罪该万死的！

周敬元 （转身）哈哈，张泉，你太幼稚了，告诉你，那零字号卷宗上的零字，并不是林彪的林字，而是数字的零字。这怎么谈得上是林彪的材料呢？我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位姓林的副统帅，黑材料从何而来？

张 泉 那你说，那零字号卷宗是些什么东西？

周敬元 是一位无辜妇女，临终前给党的一封遗书，也是一封揭发信！

张 泉 揭发信？揭发谁？

周敬元 无可奉告，这是党的纪律，也是死者的嘱托！

张 泉 你，你死到临头还要花招，你说“零”字号卷宗藏在什么地方？这是你最后的时间了，说！

周敬元 （举烟欲吸）听到你这样的吼声，倒使我联想起三十年前。我和你爸爸张铭同志一起在敌人监狱里受审的情况，没想到呀，三十年后的今天，他的儿子在审讯我！（扔掉烟卷）

张 泉 别摆老资格。今天，就是要革你们这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快说，你把“零”字号卷宗藏到哪儿去了？！不说我开枪了！

周敬元 开枪，哈哈哈，枪能吓倒我，也轮不到你啦。

张 泉 （气急败坏）我……我数一二三，你说不说？一、二、（吼叫地）二、二，你……

周敬元 （坦然地）开枪？我倒要瞪着眼睛看着，这无产阶级专政的子弹是怎样钻进一个共产党员的心脏里去的！

张 泉 三！（扣枪）
（砰然一声，周敬元中弹。）

张 泉 （大惊失色）啊！（手枪落地）

周敬元 （踉跄两步。捂住胸部挺立着）你……

张 泉 （上前扶住周敬元）周伯伯、周伯伯……

周敬元 （怒目睁圆，用力将张泉推开）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我周敬元没有倒下，今天……今天……（倒下）
〔冯云涛急上。〕

冯云涛 （见状大惊）怎么，你……（扶起周敬元，哭叫地）周厂长，周厂长……

周敬元 （指着张泉）他……他……（昏倒）

冯云涛 （怒不可遏地，抓住张泉的衣襟）你……你怎么敢杀害周厂长呀。你……

张 泉 我……（哭）我不知道枪里面还有子弹呀！

冯云涛 不知道？（看枪）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说？（突然从天花板上掉下一块瓦片。“叭”地一声将张冯二人惊动。）

冯云涛 （敏捷地观察四周）谁？（未发现动静，转身对张泉）你说，你说呀，你这杀人凶手！
〔灯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歌声起。
〔歌声渐小，广播响：“紧急情报！紧急情报！革

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我革命领导干部周敬元同志，不幸被害。凶手当场被捕，凶手当场被捕！”

〔灯光复明，四名戴着红袖标的工人，架着岳志君上，另一名工人拿着一条带血的围脖随后。

岳志君 （挣扎着）我不是凶手，我不是凶手！

〔众人上。

〔苏惠呼喊着重上。

苏 惠 你们放了他，你们放了他。（跌倒）他冤枉呀，冤枉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歌声大作，将苏惠的呼声淹没。

〔切光，幕急闭。

第 一 场

〔十年后。

〔一九七八年春天。大地开始复苏，原野一片新绿。

〔星期天的下午。

〔李淑瑛家的客厅，布置得体，华而不俗。沙发橱柜等物一应俱全，透过舞台正中的玻璃大门，可见厅外小院。院内花木吐绿。环境幽雅。一堵矮墙与院外相隔，往左通大门，往右通厨房，客厅内有门通卧室。

〔幕启：落地式的收音机正播送着轻柔的电子音乐，使舒适雅静的客厅增添了欢乐抒情的气氛。少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从小院中飘逸出来。于萍与

张泉追逐而上。

张泉 看看嘛。

于萍 不，就是不！

〔张泉扑过去，企图夺取于萍手上的书本。未到手。两人围着桌子绕了一圈，对峙着。〕

于萍 （狡黠地）看你，收声机都没关。

〔张泉转身关收音机，于萍乘机跑出厅外。〕

张泉 你坏。（欲追）

〔张泉与提着菜篮而上的四婶撞个满怀、张泉追下。〕

四 婶 哎哟，这两个呀！

〔电话铃响。〕

四 婶 （接电话）喂，找谁呀？李书记？好，等等。

（大声地）淑瑛，淑瑛！电话找你。

〔李淑瑛上，她戴着眼镜，手里还拿着一迭材料，看得出她正在室内工作。〕

李淑瑛 （接电话）喂。我就是呀，…党委不是定了吗，这些事找冯书记嘛，党委分工由他负责。好，好。（放电话）四婶，菜买好啦？

四 婶 买啦。

李淑瑛 弄早一点，等会淑兰他们要来吃饭。小泉呢？

四 婶 刚才还在这儿与于萍打闹呢。

李淑瑛 叫他们帮帮你。

四 婶 用不着。他们俩在一块，简直象发了疯似的。

〔四婶提菜篮下。〕

〔张泉和于萍从院子中追逐而过，传来一阵笑声。〕

李淑瑛 （向院外循声望去，她舒心的笑了）真是一对淘气

鬼。

〔李淑瑛入内室。〕

〔张泉将于萍推搡而上，两人倒在沙发上。〕

于 萍 你放手，放手，我给你。

〔张泉夺过书本。〕

于 萍 这么用力，手都给你拧断了。

张 泉 没关系，断了有我这大夫给你接肢。（翻书本）
嘿，你看手抄本！

于 萍 手抄本怎么啦，只要内容健康。告诉你，我们剧团
还准备改编演出呢。

张 泉 演出手抄本？

于 萍 这有什么不可以？打倒“四人帮”，文艺大解放
嘛。《红楼》、《水浒》，中国的那一本名著不是
从手抄本开始的？（指书）你看这一段对话，简单
不用加工就是一段十分精采的台词。（表演地）如
果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倒不如说我是一个被欺骗、
被污损了的灵魂。（对张泉）哎。你替我接下去
呀，接下去。

张 泉 （读）我总感觉你太伤感了，有时简直象一个在大
风雪中迷失了方向的小鸟。

于 萍 （演兴大发）可你自己呢？可以肯定的说，从你那
沉郁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你心灵上的创伤！虽然在大
风浪中你乘坐了一艘幸运之船到达了彼岸。可是，
每当你回想起被恶浪吞噬的友人，你的脉搏还能够
正常的跳动吗？

张 泉 （他简直不是在念诵，而是在倾吐真情）我…我简
直不愿意回首往事。它象针一样刺在我的心上……

我（噎住了）……

于 萍 （拍手叫好）好，好极了！我今天才发现，你不应该去学医，而应该象我一样去当一名演员。

张 泉 你……（欲走）你自己读吧。（将书还给于萍）

于 萍 （娇嗔地）不，再对一段吧。（指书）这里
〔于萍将书交还张泉。

于 萍 （表演地）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从黑夜中醒来，发现我身边原来是一个魔鬼，一个吃人的魔鬼。他手上沾有我父亲的鲜血！（顺手拿起一只茶杯，递到张泉面前）这就是一个盛满人血的骷髅。他可以一口喝下去！

张 泉 （制止地）别说了……

于 萍 （继续表演着）哈！杀人的魔鬼怕血吗？

张 泉 （将茶杯扫落地上。吼叫地）别说了！

于 萍 （惊呆了）你……

张 泉 （失神地）我…对不起。我的头有点晕。（抱头倒在沙发上）

于 萍 （感到十分委屈）头晕，头晕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哭泣）

张 泉 小萍，原谅我。

于 萍 你的脾气越来越坏了。我耽心结婚以后……

张 泉 结婚？不，小萍，我们不能结婚。

于 萍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爆发地）那么你过去的一切都是欺骗？是玩弄？

张 泉 （被刺痛了）不不，小萍，你不理解我，你还不真正的理解我呀！

于 萍 （陌生地看着张泉）我不理解你？（凄楚地）从我

们懂事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假日不是在一起度过的。我闭上眼睛，可以从成千人的队伍中分辨出你的脚步声，我不理解你？

张 泉 我指的不是这个。

于 萍 那你说的是什么？

〔沉默。〕

张 泉 (找到了遁词)小萍，你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吗？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萍，我们为什么要往坟墓里钻呢？

于 萍 难道我们就一辈子这样生活下去吗？

张 泉 一辈子？不，人生常常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有意摆脱感情的困扰，他走到桌前翻弄书籍)小萍，爸爸寄给你那些有关表演理论的书，看过了吗？

于 萍 看了，有好多都看不懂，真急人。

张 泉 是呀，我们失去了最美好的时光。屠格涅夫有句名言：“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了。”我们真是不幸的一代呀！

于 萍 小泉，你太悲观了，你不应该这样。姨父不是给你订了个学习计划吗？

张 泉 我正在按照爸爸的规定去努力，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废人。

于 萍 (好似解开了张泉心中之谜)泉，我理解你，我等你。(幸福地依偎在张泉的怀里)

〔李淑兰拎着个大提篮上。刚进屋，尖叫了一声，将沉缅于幸福之中的一对恋人惊扰了。〕

于 萍 妈。你干什么啦？

张 泉 二姨。

李淑兰 该死的。不知什么时候爬到我手上来了。

于 萍 （发现掉到地上的螃蟹）哟，这么多螃蟹。（小心的拾到篮里去）

张 泉 （大声）妈，二姨来啦。（对李淑兰）二姨，你坐呀。

〔张泉给李淑兰倒茶。〕

李淑瑛 （上）淑兰来了，看你又买这么多东西，菜都有了嘛。

李淑兰 不容易碰到，我知道你喜欢吃，就多买了点。

张 泉 （递茶给李淑兰）二姨喝茶。

李淑瑛 （对张泉）把螃蟹拿到厨房里去。

〔张泉应声与于萍下。〕

李淑兰 （环顾四周）这屋子不错呀，前面有大片人工湖，里面有假山花园。收拾收拾还顶阔气的呢。

李淑瑛 过去是给外国专家盖的，我刚调来时，一时腾不出房子，就暂时住下了。

李淑兰 听老于说，你这个厂的党委书记不好当呀。

李淑瑛 可不是吗？才到职一个星期，事情比在机关一个月还多呢。淑兰呀，老于决定回检察院工作了，你知道吗？

李淑兰 （意外地）回检察院？你不是说安排他到疗养院当院长的吗？怎么又变了？

李淑瑛 他自己到医院找了市委宋书记。

李淑兰 他昨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谁知他……瑛姐，你帮我劝劝他，想起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的时候，我……

李淑瑛 自己愿意，宋书记又同意，我还说什么？

〔电话铃响。〕

李淑瑛 （接电话）谁呀？我就是……哎，别让他来了，我到办公室去。

李淑兰 连厂休日也不得安宁。

李淑瑛 厂子大，问题多，上访啦，告状啦，缠得你分不开身，你坐一下，省里有人来了解上访人员情况，我去一会就回来（穿制服下）

〔于萍用汤盆端着已经弄好的螃蟹上。〕

于 萍 妈，你去看看，这螃蟹怎么弄？

李淑兰 （烦乱地）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于 萍 你不是说要亲自弄一顿醉蟹庆贺爸爸恢复工作的吗？

李淑兰 有什么好庆贺的。

〔于澎上。〕

于 澎 又庆贺什么啦？

于 萍 （雀跃般地迎了上去）爸爸，妈妈说庆贺你到疗养院工作呢。

于 澎 哈哈，我刚出疗养院，又要我进疗养院呀？爸爸没那份福气。

〔张泉上。〕

张 泉 二姨父。

于 澎 小泉呀，你这个大夫来诊断诊断，我这个身高一米七六，体重七十五公斤的汉子，难道只能够在疗养院工作吗？

张 泉 二姨父，你的身体确实不能负担太重的工作了。

于 澎 嘿，搞起统一战线来了。小泉呀，你这个大夫，我看还没学到家，你应该充分考虑一个人的精神因